

—林亚莉 著

作文学得快

怎么才能重现呢？

先生竟一天就能象

天就象先生一样。

生，

物时，

自，

明，

象，

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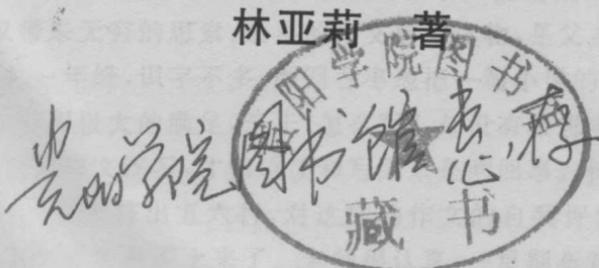
- 什么叫作文
- 怎么写人
- 怎么写事
- 怎么写物
- 怎么写景

G7634.3
185

001354469

作文学得快

林亚莉 著



作家 林亚莉

2009年7月6日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贵阳学院图书馆



GYXY1354469

责任编辑 木 可

封面设计 朱 桦

作文学得快

林亚莉 著

出版发行：贵州人民出版社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, 邮编 550001)

印 刷：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

印 张：10.5

字 数：270 千字

版 次：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8年10月第1次

印 数: 1—3100 册

书 号:ISBN7-221-04764-2/G · 1806

定 价：12.00 元

前 言

小时候，作文对我来说，总像是一个无法猜透的谜，既充满诱惑，又带来无穷的思索。最早作文启蒙读物，是父亲订阅的《人民文学》。一年级，识字不多，囫囵吞枣地把一篇小说的情节猜个七八成，就获得极大的满足，至于“怎么写”，却没有去思考过。三年级，开始有了作文练习，才知道读和写原来是两回事。铺开作文本，咬着笔杆，半天挤出五六行，对这样的作文的自我评定是：“字数太少”，其它的就说不上来了。老师很认真，一星期布置一篇作文，改下来有时红色的批语比蓝色的原文还多，但为什么这样改，不知道。父母给买了学作文的书，只对里面登载的作文感兴趣，读故事一般，至于评语，就不去看了，“审题”、“过渡”、“照应”、“详略得当”、“夹叙夹议”等，有如读天书，不知所云。有时碰好了，写的作文被老师拿到班上有感情地朗读，就像获得莫大的幸福，只是，这种幸福降临的时刻太少。

“文革”中，学校写大批判文章，有时一天可写出两篇，被同学看成“快手”，被老师称为“有血有肉”，听后心中惭愧：这类作文的词汇不是报上喇叭里天天都在使用的吗？“火力”再猛点不就行了？作文做到这时，可怜连“审题”、“过渡”、“照应”、“详略得当”、“夹叙夹议”等都被“革”掉了，实在是语言大国的悲哀。

文革时期，学是上不成了，而头脑却到了成长期。精神上的饥饿感似乎比生理上的饥饿感更令人难耐。白天写批判稿，晚上就跟同学换书读。有小伙伴为解我的“馋”，还从家里“偷”出书，藏在衣

内，供我阅读。在文化知识被封杀的年代，我有幸阅读了从先秦到清代的大量诗词、散文，阅读了中外的许多名著，对《红楼梦》和鲁迅的杂文、小说、书信印象尤为深刻。这时读小说，对小说语言，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，文章该怎么写，似乎朦朦胧胧知道了一点儿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考上了师专。“精神饥饿感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已从隐蔽成为公开。在那“夜读嗟日短，晨读喜书香”的灿烂日子，我“复习”了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，也写了一些习作。提起笔，不至于咬笔杆了，并且知道应该这样写，不应该那样写，至于为什么，还是不甚了了。

毕业后，分配到师范学校教现代汉语知识。十来年后，女儿也到了小学三年级，也开始学写作文了。看她咬着笔杆的可怜相，情急之下，就我口授一句，她记下一句，一句句凑成一篇作文。女儿的“笔录作文”做好后，我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是说，就这样，把你想说的事说清楚，注意，语句要通顺。

作文总是小学生最头疼的问题，也是语文教师最难教的内容，这似乎已成定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各类作文指导书都难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？有时，我也想着。

前两年，有一个小学生作文班请我去上课，我说，没搞错吧，我是教现代汉语的。对方说，试试看。我想，行，二十年来没上语文课了，教教小学生，尝尝“鲜”。再说，师范与小学是有联系的，直接了解一下小学生也好。课是不知道从何讲起，关于作文的指导书倒挺多，但里面很多是我小学就发怵的作文概念，我想小学生跟我差不多，不会喜欢这些抽象枯燥的东西。于是便给学生来个“直观”教学，让他们抄范文。抄了后，按我自己的理解给他们讲解，避开那些难以消化的概念，尽量贴近他们的心理和语言。没想到学生大感兴趣，直夸我讲得好懂，家长也说是我的教法“立竿见影”。表扬话令我汗颜，但有了学生与家长的鼓励，我便有了劲头。改作文，是我的最大难题，五花八门的语言构思、结构的毛病

应有尽有。原先自己写文章，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就行了，可给学生上课，就要说出为什么这样好，那样不好。无奈，逼着自己去琢磨，没有现成的资料供你参考。这一深入，才知道，作文岂是些“审题”、“过渡”、“照应”、“详略得当”的概念可以了的，里面风光无限，别有洞天呢！于是，萌动了将自己教作文的体会写成一本书的念头。

二

写这本书，面对的读者首先是小学生和初中生。写书不是难事，难的是，写了书要别人爱看，看得懂，能见成效。特别是你写的书面对的是 8 岁到 12 岁的孩子。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玩不得高深，玩不得抽象，要跟他们把心贴近些，把话说到点子上，千万不能让他们产生“你说我还明白，你越说我越糊涂”的想法。即使要涉及到一些较深的概念、理论，也不能仅满足于给他们掰碎了，揉细了，还得让他们闻着香，想吃。

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看《人民文学》的那股馋劲。字都认不全，可还是想看，原因在于其中的小说语言都很贴近生活，并且有情节，有人物形象，即使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不好懂，但小说的形式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，让我在阅读之后会产生愉悦感。

小时候，还有一本书也深深地吸引过我，那就是《算得快》。那时没有广告，可这本书像长了翅膀似地飞到我们这些小学生的手中，大家读了再读，爱不释手。原因就在于，这本书不是把算得快的方法抽象出来，而是写进故事情节中，写进里面的人物活动中，显得具体、生动、易懂，很对小学生的胃口。

于是，我决定，以准小说的形式写这本作文教学内容的书。

小时候，我曾想，要有这么一位作家，把怎么写作文也写成故事书，那该多好啊。没想到，几十年后，好像是我自己在做这件事

了。只遗憾，我不是作家，并且，不知道孩子能否欢迎这本书。和我教的中师生相比，小学生要活泼得多，有时也会活泼得让人受不了。他们的思想不受什么限制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很自由。他们的词汇虽不是很丰富，但运用语言的能力却相当强，社会上，传媒中的词语，他们能很快地信手拈来，用于形容某种思维方式，用于对某个同学的打趣。他们的思维相当敏捷，反应很快，有时会出些惊人之语，让你捧腹，也让你点头。近两年的小学生作文教学，让我常觉得，小学生普遍的智力水平不容小视，教他们，你反会有被追赶的感觉。

由于有跟小学生接触的经历，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是不用愁了。当我提起笔来写这篇小说，这些可爱的孩子就说一一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他们嬉笑的面容，打闹的身影，让我拂之不去。我跟他们一起欢乐，一起思考，一起忧愁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孩子，他们有他们的思维和语言，真希望，小读者们读这本书时，能产生亲切感，唤起共鸣。

这本书中所用的例文，大部分是我的学生的习作。去年夏天，我向他们收集我给他们批改的习作。他们便问我：“林老师，你是要写书吧？写多少万字的？”让你哑然失笑的同时，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敏锐的“洞察力”。

这本小说的章节是按“人、事、物、景、看图作文、信、说明文、思想”的顺序排列的。之所以这样安排，是考虑能更切近小学、初中的作文训练，基本涵盖其作文的内容与形式。

与小学生接触时发现，他们的观察力较强，并不弱于成人。作文对小学生来说，难的还不是观察，而是怎样把观察到的、感受到的东西转化为语言，组织成文章。这里面有作文思维方式、语言表

现形式的问题，还有思想认识、审美心境等的问题。

笔者认为，作文指导是一项综合性很强、操作性很强的教学工作，它不仅需要把握作文的有关概念，还需要进行思维的训练，语言的训练，还得有人生观、价值观、审美情趣等的培养。

作文指导应当建立一个系统。这个系统中的各个概念不应当是分散的，而应当是集中的，有条理的；这个系统不仅将作文分为记叙文、说明文、议论文等，还应把各个不同文体的各种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进行训练；这个系统不是将文章与思想分离开，而是紧密结合，在训练作文的同时培养了做人。一句话，作文应当成为培养学生综合人文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。

这本书，笔者是努力朝这个方向迈进的。

作文是要强调练，但是，只埋头练，不讲方法的练，是很难出成绩的。写了几十年的文章，这两年才初步悟出作文该怎么做和为什么这么做，令人可喜，也让人心生悲凉。如果小时候就有人明确告诉我，写人有什么要领，写事有什么要领，写物写景又有什么要领，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出些作文题，漫无边际地做些点评，那该多好哇！我并不想否定探索的作用，但能有前人多一些指导，少走一些弯路，不是可以节省时间，进步更大一些吗？

这，也是我写这本书最为强烈的愿望。

八十天，思想在笔尖奔涌着，七个人物在大脑中活跃着。我奋力地耕耘，享受着这种劳动的艰辛和快乐，如今，书要出了，但我的快乐反而减少了。我想知道这本书到底对小读者的作文能起多大的指导作用，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小读者的评说。

我盼望着，盼望着来自各方的回音。

另外，出这本书，得到了我的学生们的大力支持，在此，特表示我对他们的深深的谢意。

一九九八年元月三日

目 录

第一章	什么叫作文	(1)
第二章	怎么写人	(17)
第三章	怎么写事	(62)
第四章	怎么写物	(121)
第五章	怎么写景	(172)
第六章	怎么写看图作文、信、 说明文	(228)
第七章	怎么写感想	(264)
尾 声		(318)

第一章

什么是作文

陆高宇这段时间犯愁了。

到了四年级，作文次数多了，字数也要求在四百字以上。可是，一打开作文本，脑子里就一片空白，不知写什么。好不容易找到点能写的内容，三言两语就写完了，总觉得没把自己的感觉写出来。最要命的是，老师要求的字数经常是怎么写也差个一百来字，无论怎么挤也挤不出。同学们写了作文后一碰面，就问：写了多少字？要不就干脆翻开作文本来比，可要凑字数也总不能废话连篇吧。唉，真要命！

这天，陆高宇走在放学的路上。

“高宇！”陆高宇一惊，忙回头去看，原来是邻居，二班的余红同学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余红笑咪咪地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还没想什么呢，看你，心不在焉垂头丧气的样子。”

“给你说你也解决不了。”

“说说会有啥，咱们不能一块想办法？”

“是这样，老师今天又布置了一篇作文，《我的××》，我现在一听到作文就害怕。”

“你怕，我还不一样怕？三年级时，作文还只是日记一类，到四年级，题目也难了，字数也多了，咬着笔杆，像挤牙膏似的，半天才

挤出五六行，连自己都看不过去。”

正说着，三班的李玉峰猛地在后面插了一句：“我就知道你们在说作文。”

“是啊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”陆高宇和余红回过头来，同声说道。

“我能有什么好办法？你们这些才子都无法，我不是更没辙了？”想想他又说：“干脆，回家把《三国演义》抄一遍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陆高宇、余红大笑起来：“抄书就会把作文抄好了？”

“你就会出馊主意！”

李玉峰却不笑，说：“那总得要想点什么法子吧？作文都成了咱们四年级的‘焦点访谈’了。抄点书，弄不好还真能抄出点感觉来。”

陆高宇想想，说：“不行，抄《三国演义》还不如抄《儿童文学》呢，你想想，那书上什么”，陆高宇捏着京腔道白的腔调说：“‘快快报来姓名，本将不杀无名小卒’。都是哪一年的事了，抄了不懂，也是白抄。”

李玉峰和余红都笑起来。

余红说：“我看懂不懂都是白抄。你想，抄一遍，顶多就是印象深刻，可书还是没教你写作文呀！”

陆高宇和李玉峰听了余红的话，都不吭声了。

三人就这么不吭声地走了一段。

李玉峰突然说：“我有办法了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陆高宇、余红齐声问道。

“我知道有个教中学的老师，姓洪，语文教得可好了，上学期她还在电视上指导中学毕业生怎么复习呢。我们去找她学学，怎么样？”

“能教语文不一定就能教好作文。我们班张老师，语文教得不好啊？全校公认的好老师，自己还经常写文章登在晚报上，可他给我们讲作文，就是讲不出什么来，总是说，大家要多写，多练笔，多

观察，可我们总写不好，哪还有兴趣多练呢？”陆高宇闷闷不乐地说。

“试试看吧，说不定碰上个能教作文的呢。”余红说。

“对，试试看，什么事不试一试更没希望。”李玉峰也忙说。接着，他又说：“今天晚上我们就去，把我表姐林砚也叫来，她同洪老师的儿子刘明一是同桌呢，就在我们学校读六年级。”

余红笑了，说：“你像那些大人一样，会找关系了。”

陆高宇也笑了：“我看你以后当公关部部长，也不用写什么作文，练一张嘴得了。”

李玉峰笑着说：“看你们，没想到办法，一个个哭丧着个脸，给你们想到办法了，又挖苦人。我是想，人多势众，像个认认真真去求教的样子。”

陆高宇说：“说着玩，别放心上。”

余红说：“咱们真要遇上个好老师，我买根雪糕奖赏你。”

“瞧你瞧你，你这不也在拉关系？”李玉峰一副不饶人的样子。大家都笑了。

晚上，吃过饭，李玉峰和表姐林砚一块来了，四个人相约着，一起来到洪老师家。

“欢迎欢迎，什么风把这群小客人吹来了？”洪老师很热情地把他们迎进门。

洪老师个头不高，剪着齐耳的短发，清秀白净的脸上，透着安详和温和。“这个女学生我认识，叫林砚，是明一的同桌，是吧？”

林砚腼腆地点点头。

刘明一正洗碗，一听说同学来了，忙从厨房里出来，“林砚！今天怎么来了？”刘明一热情地打着招呼。

“明一，给客人们倒茶吧。来，大家都坐下。”洪老师安排着。

大家围着洪老师，在沙发上坐下，显得有些拘谨。

“来，都自我介绍一下，好吗？”洪老师说。

陆高宇停顿一下，说：“我先说吧，我叫陆高宇，是八一小学四（1）班的学生。”

“他还是学习委员，次次考试都98分以上，同学们都叫他小秀才。”李玉峰急忙补充道。

陆高宇脸红了，对李玉峰说：“就你话多。”

洪老师慢慢点着头，看着陆高宇，说：“是挺文秀的。”余红接着说：“我叫余红，是八一小学四（2）班的学生，同陆高宇是邻居。”

“她还叫红辣椒，一张嘴八个人都说不过。”

余红推了李玉峰一把，“你胡说什么呀你。”

洪老师也笑了：“是个机灵的女孩。”

余红对李玉峰说：“轮到你了，你怎么不说了？”

李玉峰挠挠头皮，说：“我就没什么可介绍的了。我嘛，叫李玉峰，八一小学四（3）班的，成绩嘛，中不溜秋的，这些人中，我最次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余红说：“他有个绰号叫李猴子，因上课钻桌底而得名。”

李玉峰说：“别揭短好不好？我早就改了！”

洪老师笑了：“一看就知道，又聪明又调皮。”

这时，刘明一端了托盘过来，说：“大家请喝茶，我接着介绍。林砚，我的同桌，次次考试没下过第一，是我们班的女才子，业余爱好是写诗，连老师都叫她林妹妹。本人，刘明一，意思就是，明一，就不要明二，不要什么都懂，更不要不懂装懂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大家已笑成一片。

洪老师笑着说：“明一，又在耍贫嘴了。好了，‘无事不登三宝殿’，大家说说，今天来了，有什么事吧。”

听了这话，大家反而不吭声了。洪老师说：“是不是因为作文？”大家对视了一眼，笑了。

李玉峰说：“洪老师真会算。”

洪老师说：“我哪会算，你看，你们手上不都拿着个作文本吗？”

陆高宇说：“洪老师，我们确实碰到难题了。这作文开始写写还新鲜，往后越写越怕，越写越糟糕。”

余红说：“就是，课外书也没少看，可轮到自己提笔就不行了。”

李玉峰抢着说：“妈妈尽给我找好文章，什么书上的呀，报上的呀，高年级同学的呀，有些看都看不懂。一提笔，脑子里这些文章就好像在说：‘向我学，向我学，’弄得就不敢写了，要不，干脆一段段抄。”

林砚也说：“是的，语文学习中作文最难了，我觉得我作文得的分都是瞎碰的，要问我怎么写的，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
刘明一说：“真是这样，作文确实难。”接着又说：“连咱们女孩子都认为难的，就一定难了。”

洪老师问大家：“那，我问大家，什么叫作文？”

大家面面相觑。还是林砚说：“好像是：学生为练习而写的文章吧？”

洪老师说：“那么，这种为练习而写的文章，都写的是什么呢？”

大家想了想，余红说：“写自己经历过的，对吧？”

洪老师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。说简单些，作文就是把自己听到的、看到的、做过的、感受到的事物和根据需要有中心有重点地用文字记写下来。”

大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洪老师说：“这样吧，百说不如一练，大家现在就动动笔。我看——，你们进门到现在十来分钟，就写写这十来分钟的事，好吧？”

大家一听都动起手来，只有刘明一在旁边坐着看。洪老师笑了：“明一，你当是妈妈在给自己的学生上课，没你的事？”

刘明一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哪里哪里，我以为，母亲大人要安排小人端茶送水，磨墨铺纸呢！”说着，忙去拿自己的纸笔。

洪老师拉开桌子，于是，大家都找个位置写了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李玉峰就交卷了。洪老师一看，抿着嘴笑。李玉峰是这样写的：

我们来到了洪老师的家，我们听到了洪老师说话，看到了洪老师，我想到洪老师上课很辛苦，感受到洪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师，普通话也说得不是一般的好，我做了写作文这件事。

余红也接着交了。她的作文是这样写的：

今天，我和陆高宇、李玉峰以及李玉峰的表姐林砚一起，去洪老师家问作文怎么做。洪老师长得很年轻，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碎花衬衣，两只眼睛炯炯有神，右边眼角上有个疤。她的嘴巴说出来的普通话很标准，我想，洪老师应该去电台当播音员，不应该在学校教书。对了，洪老师还有一个儿子叫刘明一，他给我们倒了茶，还和我们一块学习写作文。我觉得，今天是愉快的一天。

陆高宇和刘明一也交了，只有林砚还趴在桌上写。

刘明一说：“林砚，你在写什么长篇小说？”

林砚忙说：“就完了就完了。”说完，也把手中的作文交给了洪老师。大家凑过去，一齐看起来：

今天晚上，我和弟弟，还有他的同学们一起，去刘明一家，向他的妈妈学习写作文。当我们按响门铃，门开的时候，一位中年妇女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她中等身材，一双明亮的眼睛显得很慈祥。她剪的短发显得有些凌乱，看来她一天的工作很辛苦。这就是刘明一的妈妈，我们的洪老师。洪老师安排我们坐

在沙发上，并且一个一个地了解我们的情况。洪老师说的普通话相当标准，不看见人，你会以为是播音员在说话，而且声音是那样好听，使人不知不觉和她亲近起来。洪老师的家也很简朴，家具、电视机等都旧了，但给人的感觉更好，因为很像教师的家庭。这是个令人舒畅的夜晚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
陆高宇说：“到底是六年级的，文章写出来和我们就不同。”

刘明一说：“我不也是六年级的？可我就写得不如林砚。”

洪老师说：“是不错。你们把这几篇也看看。”五篇作文在五个同学的手中传递着。看到李玉峰的作文，大家都笑了。

余红笑弯了腰，说：“李玉峰，你这不是在作文，是在造句！”

陆高宇说：“是记流水帐！”

李玉峰说：“红辣椒，你笑，笑傻了没人给你治。随你怎么笑，我面不改色心不跳，有本事你说说我的作文毛病在哪儿？”

洪老师说：“李玉峰这个问题提得好，刚才五篇作文我们都看了，陆高宇，余红，刘明一这三篇不相上下，感觉写得最好的是林砚的，要差些的是李玉峰的。我很奇怪，我们的感觉为什么是一致的呢？”

刘明一抢先说：“因为李玉峰的不像作文。”
大家都点点头。

洪老师接着问：“为什么不像作文？”

余红说：“字数太少了。”

陆高宇说：“没有开头，也没有结尾。”

刘明一说：“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们的作文，居然篇篇都没有标题！”

大家听了，都重重地点头。

洪老师说：“大家都谈得很好。那么，谁能把刚才我们谈的归纳一下呢？”

房间里静悄悄的。

一会儿，林砚说：“我试试看。”

洪老师用鼓励的目光看着她。

林砚咳了一声，说：“我觉得，作文要比我们口头的语言更完整，更成块。再就是，要有标题，要有开头，还要有结尾。”洪老师说：“林砚归纳得相当好。她告诉我们，作文在结构上应当完整，要有标题，有开头，有正文，有结尾。还有，她指出了重要的一点，作文和我们日常的说话不同。”

李玉峰抢着说：“平时说话，想着什么就说什么，一句一句的，零零散散的，不成块，既没有开头，也用不着结尾，东拉西扯的也不怕，别人听懂了就行。”

余红说：“这下你反应那么快，听洪老师说嘛。”

洪老师说：“李玉峰说的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说话的情况。日常说话的特点就是‘心领神会’，一个眼神，一个笑容，一个手势，就让你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，而且明白了，也无须说出来，装在心里就行了。作文就不同了，感受到的东西非写出来不行，不写出来别人就不知道，写呢还要写得很清楚，让人一看就明白。李玉峰说了，平常说话，东拉西扯的也不怕，为什么不怕？有表情，有手势帮助你补充语言呀。可作文就不行了，一切都靠你的文字。因此啊，作文表达一个意思，一定要表达得很完整，不能支离破碎，不能前言不搭后语。”

听到这，大家都点点头。

“大家都认为，李玉峰的作文不像作文，除了字数少，没有开头，没有结尾以外，再就是刚才说的，表达不完整，‘我们’是哪些人？来到洪老师家做什么？洪老师说了什么？你看到的洪老师是什么样的？还有，‘和蔼可亲’这个短语是个笼统的大家都可能有的感受，没写出来你李玉峰这个人的独特的感受，你说是吧？”

李玉峰点点头，可又说：“您不是说，有中心有重点地记写下来